

用最美最美的心灵写(序一)

张辉千

我与宗卫可说是互为师友。从名份上说，我曾教过他；从作文上看，他可为我师。我和他的友情，可追溯到他升入高中，我步入教坛的时候。作文课上，我讲“教条式”的作文法，听话的学生，写出的都是极差极劣的文字；也有反其道而行之的，却写出了极妙的文章，他就是其中之一。他最初的作文，我还可以给他改些字句，写些赞语，渐渐地，赞许的话用完了，只有打个满分了事。我觉得，学校教育，旨在规范，而创作，则必须打破这规范。我不能再误导他了，让他自由地书写吧。他写儿童诗，写童话，写散文，有的刊载出来，我替他高兴。到上高二时，他的童话《红枫叶明信片》发表，之后又被《儿童文学选刊》转载。这是他的一次飞跃。这篇作品的结尾说，“用最美最美的心灵去写”，可以说是他创作原则的一个宣言，以后的文章，无一不是他用最美最美的心灵，写下的最美最美的篇章。

宗卫的散文，歌颂了故乡家园美，人间亲情美，人生追求美。故乡的土地、河流、村落，不仅是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家园，更是他寄托精神的家园。疲惫困顿永在旅途的心灵，只有栖息在故乡的家园，才能给他以宁静恬谧。他用美的心灵去感受祖辈们那博大深沉的爱，又从心底流出对他们纯朴深挚的依恋，形诸笔端，便是人间至文。他理解祖辈父辈的意愿和追求，“祖

母生活在她生命的幸福的‘营养’中，土地和家是她的根，儿子和孙子是她的叶，根多杆粗，叶茂枝繁，支撑起祖母强壮的精神大树。”“丰收是父亲的，一个勤劳又孤单的庄稼人，愿望就是多种多收，好种好收。”人间亲情，血脉相通，心有灵犀，“善良的人，给他以善良的回报，就是给了他莫大的幸福。”这人间亲情，本身就是人间至纯至美的篇章，何况作者又用美的意境美的语言去表现它呢？

宗卫的散文，成功在于意境美。他善于用细腻具体的感受，氤氲思想的内核。理趣包孕在氛围中，思想蕴含在意象中。

宗卫散文的成功，还在于语言美。首先表现在语言的奇巧美。他总是避开那些俗字和陈词滥调。“三十几里的羊肠山道不知不觉踩到了尽头。”看瓜人“借一椽瓜屋来眠心底的喧闹。”平平常常的一句话，用一“踩”字，用一“眠”字，顿时为之添彩生色。语言美还表现在用语的参差美。“村里多石，便以石头为名；村名不响，有钟鼓常常鸣起，恰似缠人的乡音一般。”“家在山中，大土大地，路穿东西，长河清凉，是心中千头万绪的情结。”在一串短句中夹一长句，显得参差错落，韵味悠长。

在他创作日趋成熟，爱情瓜熟蒂落的时候，我和我的同事们撰一婚联赠给他们：“宗名家以卫为文之道；正世风而存贤淑之德。”表达了我们对他们的热切希望。就家庭而言，宗卫在为他的事业而奋发，正存是他坚强的后盾。就创作而言，宗卫的散文正在发生变化，语言在向奇崛、警策发展，内容正在向厚实隐涵发展，这是一个可喜的变化。但要注意的是，奇崛不要向佶偻发展，隐涵不要向晦涩发展。能否在先锋化与大众化之间寻找一个结合部，作为探索的一个课题呢？我作为他的忠实读者，将拭目以待。

1996年6月

心智的拓片(序二)

田生志

一

这是一本好书。
这是一本值得珍藏的好书。
这是一本不合时宜但值得珍藏的好书。

二

说它是一本好书，是因为作家的文字简洁、优美、厚重，举重若轻，意在言外而又能点到为止，充满了韵律和美感。选词、造句、行文已经构成了当前文坛鲜有的独特乡村叙事和抒情风格，不像时下那些被克隆了的眼睛和心灵，到处都充满了浅薄和无知。——这里，他有独特的语言，关爱的视野，倾情的对象，坚定的立场和惊人的情感克制。自然而然的抒情表达方式，一切都在情理之中而又出乎意料之外。有它放在案头，可以让你产生许多想法。有它放在床头，可以让你安然入睡，放在床头的案头，可以让你带着许多想法而安然入睡。放在案头边，可以让你入睡后有许多想法——失眠，持续性的失眠，至少维持相当长一段日子。之后，内心会因为奋斗目标的明确，具体而更加坚强、踏实、有力。

说它是一本值得珍藏的好书，是因为作家在用最美最美的心灵写作。与其说在写一个人和一个村庄，还不如说他在记录着这个时代，记录着千千万万个像我们这样的小人物和他们的“石头村”。作家在文章《我在阅读什么》一文中说：“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我笔下的人物是一群工业文明的失败者，逃避者，甚至是一些投机者，不名誉者。我写他们是为了跟外面的人对比，看谁在这个世界上犯下的罪最重……我想写写他们，我不写他们是我的罪过，我写下他们是为了减轻我心头的喘息。”这难道不值得珍藏，不值得将来作为史料来验证人与人，时代与时代，时代与人的比较？

说他是一本不合时宜但值得珍藏的好书，是因为这是一个经济时代，人们都在削尖脑袋、挖空心思地想赚钱，赚大钱，而作家却在写些“连自己都时常笑起来的柔软的呓语”——在这个把野蛮说成了大气，冷漠变成了理智，善良成了愚昧的价值观念颠倒的可笑时代，一切有价值和意义的人文追求，也就必然会遭遇尴尬打击，甚至失败。打个比方说吧，《祭父》是一篇非常好的文章，笔力、意境和朱自清的《背影》有异曲同工之妙，不知多少次地阅读，都让我掉下了深情而百般感慨的泪水。可是作家的这种父子情深的人格修养，却很可能不能传递给许多人，因为现在许多有所作为的人都是“外圆内方”的或者建立在外圆内方的基础之上的“内圆外方”之人，——一句话，人们的心灵结构正在发生很微妙的变化，“变色龙”将成为弥漫整个人类集体无意识的可怕的异化灾难而成为普遍现象，这已有迹象在世界各地凸现出来，令人揪心和愤怒。许多人的失败，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智慧，没有眼光，没有胆量和魄力，而是因为他们的善良，——这很让人震撼，而又颇为头痛。

请看以下这些词：

挑战、机遇、恐慌、激情、奋斗、迷失、梦想、希望、目标、困惑、苦恼、颓废、放漂、挣扎、透支、克隆……它们有时候就在一个人的身上不间断地交织和纠缠，反反复复地一一出现，——人们的内心已经普遍地非常脆弱，这些种种心态，难道不需要一个高贵的灵魂来作强有力的支撑吗？

三

写作毕竟不是万能的，写作也是有局限性的。

“所有的见闻都不过是未被揭露的重复，所有的正确都不过是未经觉悟的谬误，我们已经失去了偏执一端向这个世界挑战的信心和勇气，我们预先就看到了那种挑战的徒劳与可笑。”（李书磊语）就在这种写作的大背景下，我们的作家居然还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这犹为难得。苦涩厚重的文字背后，却可以咀嚼一些非同寻常的美来。

四

一流的人用心灵讲话。

二流的人用智慧讲话。

三流的人用经验和常识讲话。

四流的人乱讲、瞎讲，讲了也等于没讲。

本书中的篇章，我在这里就不用唠叨，细心的读者自会明鉴。

再次回到主题，不，再次回到内心。

这是一本好书。一本值得珍藏的书。一本不适宜的书。

2005年4月6日午夜于周庄墨之舞书画院

目 录

我的石头村	1
看瓜人的小屋	5
外婆的村庄	7
怀念家园	14
祝福养我的老祖母	17
乡愁	22
根	24
在记忆里爱着	27
想起远处的花朵	30
我的故乡在哪里	35
回味祖母的淡茶饭	39
跟树说些话	43
走近父亲	49
秋风醉了	52
与父亲共饮	55
树这一辈子	58
祭父	61
外公是个兵	70
一个人的湖泊	75

CONTENTS

81	乡地的月光
84	读书
87	杂语
91	童年放牛
95	春夜,读自由和爱情
100	养命的饭碗
103	丽江是一个大酒吧
106	岁末呓语
109	三十夜话
112	与光同尘
114	背着故乡走路
117	歌唱土地
120	泪水
122	森林之约
125	野茶
127	山泉
128	青树
130	春风
132	平凡
134	绣花鞋垫

CONTENTS

叮咛新世纪	136
永在旅途	138
爱情永远升起	142
今夜有雪飘落	146
春天致二弟书	149
边唱边走	152
叩访编钟	155
脸色	158
猫读书	161
宜昌女孩	163
见证神话长诗《黑暗传》	165
梦里也曾到三峡	172
祝福母亲长江	175
红枫叶明信片	178
神秘的眼睛	182
快乐的小红叶	191
白屋檐	193
一地桃花	201
把亲人走过的路放大(后记)	211

CONTENT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人的湖泊/彭宗卫著. —武汉:长江出版社,

2005.8

(长江书系,第1辑)

ISBN 7-80708-050-7

I. 一… II. 彭…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0659 号

一个人的湖泊

彭宗卫 著

责任编辑:张艳艳

装帧设计:鲁显敏

出版发行:长江出版社

地 址:武汉市汉口解放大道 1863 号 邮 编:430010

E-mail: cjpub@vip.sina.com

电 话:(027)82927763(总编室)

(027)82926806(市场营销部)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武汉市人大劳动服务公司印刷厂

规 格:880mm×1230mm 1/32 90 印张 1500 千字

版 次: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708-050-7/I · 5

定 价:168.00 元(共 8 册)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我的石头村

—

村里多石，便以石头为名。村名不响，有钟鼓常常鸣起，恰似缠人的乡音一段。

秋天的日暮，有些风，红的是高粱，是高粱地里的那片土。点点雀跃在竹林里欢串，山风飒飒着在热烈中泛滥出清爽和明澈。山也孕了河，柔柔地流。傍河坎的田间，弯弯头的是谷穗子，仿佛村人一样感觉出用肩胛和苦痛承负后的吁叹。便有弯月悄悄起来，一脉晕黄的痕迹，贴着天，望着远山。远山是一串青幽幽的锁链，横的青空，纵的云影。

我¹的石头村

当空，舒卷着几抹云迹，银粉似的淡，便添几份朦胧，几份清醒。

俯身躺着，感受到土地的宽阔与厚重，枯竹叶散散地落下来，迎了风，洒在身上脸上，宛似若有若无的一双手在扞我的膀臂，摇我入寐，引我入梦。我便一眉欢舒，添些调子来唱。

若竹太缠绵，又有隽永的东西，那是石。

竹外有石，满眼，傍依几茎花草的曳影。月弯些，光是满眼，——或是满眼褐色的山石当中，兀起林林的浓枝粗干，覆下一袭幽微的阴丛。依了芭蕉，依了棕榈，阔阔地，密密地，生机

仍可人。或在几曲蔬干之上，半是苍老，半是青春鲜活，那是叶。绿的丛围里有不知名的虫吟，它们会整夜整夜地响起来，有些高，让人精神。

山石上，几斑陈痕，几茎茂草，几洼清水。

石凹里小小的几湾水儿，闲时便去濯足。看颤颤的梢影在水里晃荡飘惊，信手去背后捋几星残叶来，丢在水面，信风荡悠，若帆鼓动。头顶上的蚕虫儿偶也会失足下来，溺在水里，不幸地蠕动。

无暇去疑心黎明会从夜歌的背后遁来，月久久地贴着天，那么寂，那么恒。在山中，让人遗忘了采莲的江南，塞北的烟尘。偶也有一堵荒丘，不见颜色，仿佛眠了眼，那背后又有些初生的禾苗影子在风中试探，有没有冬的冷遇。

明月半起的时候，去捕蛙，惊吓了蛙鸣。迂回若廊的一方塘子，天工巧凿般地隐在山石丛中，那便是满眼山石中一个点缀，一只活泼流盼的眼。月起来，没有稀疏的星粒，天蓝得极淡。在蛙鸣和虫吟的繁响里，手提了马灯，光明铺在水塘里。小小的一方塘子仿佛是海，有了灯塔，有了桅杆。我便是这水的王子，海的水手。

有了石，花便是纽扣，水便是眉眼，有寂寂的草穗子，青青的果枚儿。

仰卧山石上，天便作地，地便作天。依稀几杆竹影像已剔透了晨光，蛛丝幻作银练，着些水露。小鸟四处跃动，不出声响，也听不见翅子的振动，只是跳，只是跳。

蜿蜒的垂藤那边，虚掩了我的瓦檐。时时会有一弧炊烟缭绕，呼唤我归去。虚掩了柴扉，葡萄藤下，秋千架上，会有一只蟋蟀，偶尔也是两只，——那是在晴日。

高粱晒米的中秋，卧听窗外那阵骤雨声，扑扑簌簌地来，又

静若女儿般地走远。去了又来，来了又去，似乎来来去去想叩打我的门楣。出去看时，很好的天，送来的是场院上的连枷声。

有树名叫女儿红，层密而灵秀。

二

秋来石头村，常常在烟雨的黄昏。井台上有沉闷的蹄脚捣腾，鸟树下有迷路的玩童。苦楝树下，村童牵了肥羊，哼唤了老狗，单单零零地回家去，嘴里啾啾呀呀地唱些歌谣。光着脚丫，掖一把甸甸的穗子在怀里，筐里也满，是些肥胖的蟹子和虾公。匿了蛙噪，只留夜里的星火几点。狗叫声常有，月亮却常常懒得出来。

也只有这样的夜，村人都在谷物堆边围坐，一边手里忙碌，一边讲些古典，说些冬事。

村人好歌谣，酿熟了高粱酒，嚼些干果，细细地唱。

盼来晴日，太阳亘古地照着。满村的山石颜色，像些古老的梦。这时，石头村的黄昏，当空层层金黄的柔浪，亘陈在天际，丰富豪迈的样子，很晴朗的光亮。群群活泼的小雀点点闪闪地飞向天际。太阳落坡，有风起来，树叶打着摆，有些沉；云也由红淡蓝，渐入幽黑。村人荷锄归来，牧牛咚咚哐哐的蹄脚打着青石板小道回村。掬犁的剪影，恹惶的鸟鸣，满河谷有幽微的涛噪。无声地来了雨阴，连日，很昏暗的天空，很泥泞的村路。夜半卧听，檐下咚咚蓬蓬是残残的漏声，沙一样的风响，弱弱地来，撩动枝头的叶子和枯藤，不安分地摇动。长久，又有了月色，苍白虚弱。醒来，湿了晒场，老树下一地淡黄，是些叶子。枝头依是沙沙的弱响，很轻松地样子。天也变颜，有云远逸。山石头上，鸡婆兀立，醉汉似的独作无边的祈祷。日头满日出来，又在远山之凹栖落，匝地血色。

这样的夜，汉子们就去放狗。夜色里围猎，全仗着狗。汉子们吆三喝四出去，去那石头山里游一夜，没有火亮，去采松明子，也有的扎了竹箴把。鸡啼了，鸟唱了，狗也乏了，日头也晃到石头村里来。汉子们打着呵欠，背了猎枪，倒提了肥墩墩的獾猪，或是几只野鸡，长长的翎羽在风中艳簇簇地律动，也有给自家女人孩子捕了松鼠的。一行来到突兀的石头台上，躺身下来，药葫芦咣咣当地响，合了汉子们的野唱。一地亮影，依是有光的日子。檐角也瘦，篱笆也瘦，梢影也瘦，仿佛天地也瘦。听着天边嘹唳的雁声一路远去，清秋的寒凉便浓起来。

看村，村屋一片。听村，瓦檐下几声残残的秋虫鸣叫起来，幽微的样子，叹息似的，从早晨到黄昏。人便定步来听，婉婉的小调送来，汇入沃野地里薄薄的气息中，纯纯的，好女儿一般。

石中有塘，塘边生野苇，丛密的白花开遍，便萎身下去，吻那宽阔阔的水面。日子久了，经风吹拂，絮飞一空，晃晃的。也有影，只是淡些。

踏实的村道边，老树枯藤，青石板上布着分明的兽的蹄迹，寂寂的。倘近黄昏，一空雨烟般的东西沉沉地裹下来，石头村里送来吱儿扭儿的门扉声和井架的咿唔声。

有鸟常叫，声声凄切，“狗儿饿”，“狗儿饿”。

半山裸着石，半山咬满竹。崖畔生些花，名叫岩花，迎霜绽着红。

(1988年8月)

看瓜人的小屋

昨夜瓜灯下，才想起往日曾在不经意中遗忘了多少生活的情趣，淡得很。那日日走过一不小心也会遭瞥一眼的看瓜人的小屋，也像落在微雨中的忆念，使我暂且遗忘了狂放热烈的薜草山歌和沉雄的开山号子，从遒劲中回到瓜屋下来，借一椽瓜屋来眠心底里的喧闹。

村湾是小小的一个，远离村湾的田野间，独丁丁地卜居着瓜屋。近是沮河野水，岸上漫齐一畦一湾的青青草色，晨光熹微中，依稀几茎草穗，几点雀跃。黧黑的山影远着，润了猩红的晨光。光常常来得静，来得急，来得凉，融为一汪，渐渐地化大，色彩是映了看瓜人大碗里薄粥的釉红。有了看瓜人敞披破衫衔了烟杆蹲在门口悠悠吐烟的风景，雾就来，暮烟也沉，仿佛都是看瓜人布施出来的，那般柔，那般温，那般润。

听不到闹声，总是亘古的静，给人一点凉凉的感觉。可以听到风，悄悄一闹便皱了塘水，遍地掀起草籽和豆铃摇出的一脉萧萧声。风景常这么原始，看瓜人会从斜桥那边的塘前缓缓摇来担水的咿呀声，和了嘶哑的歌喉。小屋是看瓜人的归宿，也是我心头兀立着的谦卑。小屋四周是田田的瓜地，也便是看瓜人对真实的渴望。

没有树，小屋单单的，夏日便没了蝉噪，凭空添些蛙声。飞

过的小鸟时时会颤着翅子振落细音，密密地入耳，似来安慰小屋的孤寂。一挂长烟腾起，没稍影遮掩；一天灼日临空，没阴凉庇护。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瓜屋，都无法把它琢磨成两部分，完整纯一，连门口的红椒串也仿佛苦心经营了似的，溢满古老的丰实与斑斓。

八月的三五之夜，浑浑沌沌的夜色涤褪尽了，看瓜人傍依小木窗，独望辽空。有云驻足，缭绕在奇幻的夜云里，宛然有斧柯丹桂的丁丁音韵鸣出。泥墙下密密深深的碎花攀援窗台，爬墙的壁虎呆在窗头，听见远天凄迷的鸟声，惊逃走了。这时，看瓜人怔怔迷迷地闭眼流泪。夜深邃，月晕了，渐向深处远处去——
渐有风响，渐有雨起，叩着看瓜人的门楣。

小屋依是亘古的静，闹的是远方潮音。沮河涨水了，泛滥了夜的堤岸，看瓜人总是先听到。夜便涌起，如骚动的处子，雨点似散乱的兽蹄捣打瓜屋的门扉。亘古的静便闹起来，看瓜人揉着耀满闪电的眼睛，披着棕蓑出了瓜屋。所有的生命都哑然，所有的声音都律动。

看瓜人遭了雷击，在轰轰烈烈的巨响中倒在了他看守的瓜地头。湿湿的棕蓑裹着他，苍白的斗笠是他的哀花。

旷野下岁月悠悠。渐久，有雨蚀了瓜屋的门窗，有风侵了瓜屋的墙土，草禾顶上漏些雨水。村人来，一把锁便封闭了瓜屋。日久，瓜屋倒塌了，回归为一堆土，生满蒿草，有虫低唱，有鸟常驻。

我去凭吊瓜屋，歪在蒿草间有一盏瓜灯，我便捡拾起来，依稀记得草影下的泥土有着豪迈的贫瘠。

日后的岁月，瓜灯便清晰晰地照亮我的记忆，如那间瓜屋。每每夜深，一串不知名的虫吟起来，织成悦耳的声响，我便对看瓜人的怀念凭添了几缕怆然和空茫。扑入善良的襟怀，拥有了淡淡的芳香。

外婆的村庄

“姑娘是个菜籽命，撒到哪里哪里生。”这句乡谚在故土上土生土长了几百年。

母亲是郭家冲撒出来的一粒菜籽。郭家冲是我外婆的村庄的名字。

不单单是母亲记得，连我也背得烂熟，路上哪儿有片草坡是母亲儿时抽过茅芽的，哪儿有棵尺把高的树是舅公三十年前栽下的，哪块蘑菇丛又肥又厚，麂子喝水走哪条沟溪，什么沟畔长什么草，什么树上歇什么鸟，画眉怎么啼，山鸡怎么叫……从母亲背着拖鼻涕的我走在回娘家的路上开始，边走边讲，太多了！母亲总是倒背如流，三十几里的羊肠山路不知不觉就踩到了尽头。远远地看见外婆家的瓦屋檐，大黄狗在山腰高坎上汪汪地叫，外婆老远就在山洼间喊我的乳名。母亲听真切了，背着我在上坡路上乐颠颠地跑起来。我伏在母亲温暖的背上抖一串咯咯的欢笑。那些快活的场面永远定格在梦中。

郭家冲是个小山冲，弯弯拐拐的尽是庄稼地，一垄垄的。村里的八户人家分散住得有两里地那么开，外婆家和姑婆家住一起，屋连屋一片黑，村里人都叫它“大屋场”。大屋场门前是出山的路，通着我们歇马河，门后是大山梁，风吼吼地长着大片森林。外公外婆溺爱我，常常留我住在身边安慰他们的孤单，每

次一住便是一年半载。我从此开始熟悉了郭家冲熟悉了大屋场。大屋场里出姑娘，众人都这么说。姑婆家从大姨到五姨，像一排整齐的梯子墩。外婆家有母亲和小姨。姨姨们一起聚在晒场上，呼啦啦抢着把我抱在怀里，一遍遍在她们胖胖润润的胳膊上抛来翻去。她们当着母亲的面争着给我取贱名(贱名好养)，掐我的屁股蛋，在我的小胯间抠痒痒。母亲总是极谦和地望着我满足地笑了。

大屋场东侧有棵老银杏树，三人围拢树干可以拉上手，枝叶遮下一亩多地的阴凉。树下有凉水井，大屋场里的人代代都吃那清冽的井水，都说树有多老井就有多老，这话谁听了都相信。初夏时分，我抱个大葫芦瓢磕磕绊绊地跟外公去井里挑水，看见又浅又净的水里游着一路路蝌蚪，摇皱了石榴花印在水中的影子。外公舀满大木桶，我又笨拙地舀了几个小蝌蚪。外公见了，一脸阴沉地说：“好好地送回水里去！”我只好摇呵摇地抱着一只空葫芦瓢跟着外公回家去，看水担子在外公身后湿一路水线儿。外公的虔诚从那时起就浓浓地感染了我。夜间，我贴着外婆的胸脯，听她说，井里的精灵是动不得的，活命全靠它们。我懵懵懂懂地听那着那些美丽虚渺的传说，一次次进入了梦乡。外婆外公对生活对命运的虔诚，是一瓢水一瓢饭地喂给我的。在那穷僻的山村里，郭家冲人谁不吃那眼井里的水，谁不爱那一眼井呢？那井永远是我心中最干净的神秘之泉。

郭家冲人爬坡上岭，出门上路，一律背竹背篓，出门是空的，进门是满的。家家都有大竹园，一年长出一茬，有的是山竹，扎大大小小背篓用的竹篾无穷无尽。姑婆家最风光，清晨，姨姨们蹲一排在门口晒场上喝玉米面汤，啃玉米面饼子，又酥又响。喝完吃饱，五个姨姨们都背上大背篓，赶上牛羊，出坡去割草、捡菌子、摘山果、挖药草，她们说说闹闹，撒一串水灵透了